

歷史空間

宰相肚裡難撐船



宰相姚崇 網上圖片

對於開元時期的宰相姚崇、宋璟和張說三人，歷來都有較高的評價。《資治通鑑》說：「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張說的名氣僅次於姚宋，《舊唐書》說他「敦氣義，重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但事實上，他不僅熱衷於窩裡鬥，還脾氣暴躁，喜歡受人賄賂。在與張嘉貞同時為相時，就曾經扳倒張嘉貞，如願以償地成了首席宰相。但與「志操不同」的姚崇同時為相，直到姚崇死後，張說一直想陷害他，但卻每次都沒有成功。

開元元年，唐玄宗召同州刺史姚崇為相，張說就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劾姚崇，唐玄宗知道他的毛病，不予理睬。接着，張說又指使殿中監姜皎向唐玄宗推薦姚崇去當河東總管，以阻止姚崇為相，又被唐玄宗一眼識破是張說的計謀，姜皎嚇得當即叩頭認罪。

姚崇為宰相後，張說仍然不死心，竟然不顧大臣不得隨便出入各親王府的規定，去岐王府找姚崇的弟弟尋求支持。於是《松窗雜錄》記載：「姚崇為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唐玄宗看到後問他：「卿有足疾耶？」姚崇卻說：「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借此機會，他對唐玄宗告狀說：岐王是皇上的愛弟，張說是輔政大臣，他秘密到岐王府去，恐怕不是甚麼好事。唐玄宗最忌諱的就是大臣和皇族的勾結，於是發怒，讓御史中丞李甫甫按問此事，李甫甫對姚崇說：「說多智謀，是必因之，宜以劇地。」認為此事應該趁熱打鐵，姚崇卻厚道地說：「丞相得罪，未宜太過。」於是李甫甫失望道：「公必不忍耶！」

說當無害。」果然，李甫甫「將詔付於御史」後，這人卻「中路以馬墜告假」了！這一拖延，張說就有了迴旋的餘地。

此事發生前不久，張說要治一個教書書生的罪，因為他與張說寵愛的侍婢私通被抓，書生卻厲聲說：「暗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為相，豈無緩急用人乎？斬於一婢女耶？」張說「奇其言而釋之，以侍兒與歸。」這時他又出现在了張說面前，並且告訴了他面臨的危險！於是張說依計讓他帶了「雞林郡夜明簾」，連夜趕到玄宗妹妹玉真公主府邸。唐玄宗和玉真公主關係很好，而玉真公主與不少文人關係曖昧，估計這個書生與她也有往來，張說在玄宗當太子時，就是陪伴他的侍讀，與玉真公主也是熟人。於是第二天玉真公主對玄宗說：「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結果，張說被貶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張說被貶不久，又因他事牽連，再貶為岳州刺史。

張說曾三度為相，但總是喜歡讓大臣們「各為朋黨」，相互攻訐。他與御史中丞宇文融、御史大夫崔隱甫都有矛盾，於是李甫甫與他們共同彈劾張說，說他招引術士王慶則「祠禱解，而奏表其間」；引僧人道岸「窺伺時事，冒署右職」；其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張說權勢，「市權招賂」等等，源乾曜奉詔鞠審張說，罪狀多屬實。於是他蓬首垢面地坐在地上，用瓦器吃粗食，以表示「自罰憂懼」。最後在高力士：「說往納忠，於國有功。」的回護下，玄宗憐憫他，僅罷去了他中書令職務。

姚崇死前，預見到張說不會善罷甘休，告誡兒子們說：「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以吾骨同僚，當來吊。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但如果他注目這些東西，你們就不用擔心了，將他喜歡的東西送給他，然後請他撰寫我墓碑的碑文。得到他寫的碑文以後，立即就上報給皇帝，並先將石料準備好備用，盡快鑄刻。

姚崇死後，張說果然來了，而且「目其玩服三四」，於是姚崇的兒子們依計而行。張說甚至還在碑文中誇讚姚崇：「八柱承天，高明之地位；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過了幾天，果然和姚崇預見的那樣：張說讓人來「取文本，以為詞未周密，欲重加刪改」。姚崇的兒子們帶他去看了已經刻好的碑，並告訴使者，此時已經上報了皇帝。聽到使者的復命，張說才從心底佩服服起了姚崇，悔恨拊膺道：「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

姚崇說：「凡今之人，鮮務為德，紛紛諂媚，汨沒忠直。」為官者雖有才幹，但如果才幹都用到了巴結討好上司、排擠他人鞏固自己的權位上，又怎能做到「為政以公」？而有德有才的人，往往不僅尋求自己的尊嚴，同時也尊重別人的尊嚴；無德有才的人只會嫉妒別人的才幹，生怕別人遮掩了自己的存在；而無德無才的人，最喜歡做的就是毀才。張說是有大才的，雖然他終於承認了姚崇的才幹遠勝於自己，但他卻沒有真正明白：如何才是贏得了做人的尊嚴。

古典瞬間

青絲

歐陽修的治學之道



歐陽修 網上圖片

歐陽修執政的時候，遇到自己不懂的問題，就派人持手書前往好友劉敞處請教。接到來信，劉敞時常無須翻書，就可當着來使的面不假思索地執筆一一作答。被問得多了，劉敞有時也是不勝其煩，抱怨道：「好個歐九，可惜不讀書！」對歐陽修的為人之道表示認可，但對他的學識素養頗有微詞，認為他讀的書太少了。

如果說歐陽修讀的書太少，肯定是冤枉了他。作為北宋文壇的第一任宗主，宋代詩文革新的倡始人，《新唐書》、《新五代史》的編撰者，若無深厚的知識學養，歐陽修自然是做不到這一切的。之所以劉敞會對他有着「不讀書」的印象，根源就在於兩人的讀書方式截然不同之故。劉敞是個興趣廣博的大家，對經、史、佛、道、金石、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誌，都有一定的研究，素以瀏覽群書、見聞廣博而著稱。當然，這種廣泛的興趣，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阻礙，使得他無法在某項學問上得有大成。畢竟要對涉獵如此之廣的學科都有研究，是非常耗費時間和精力的，最後的結局，難免就會墮入到「周身是刀、把把不利」的怪圈當中。

歐陽修自幼家境貧寒，早年為了出人頭地，在古文寫作上狠下苦功夫，他先是認真研讀韓愈的文章，學習古文的寫作手法。後來在洛陽認識了散文家尹洵，他又虛心學習尹洵簡潔嚴謹的文風，從中汲取營養。入仕後，歐陽修有一次到內閣書庫，無意中看到一本記錄古代書籍的書目，上面有兩千多本的書名，他竟然從來就沒有聽說過。歐陽修一方面感慨古人著述竟然如此之多，同時又想到這些佚失不傳的書，根本原因還是沒有流傳的價值，所以才會被時代所淘汰。由此領悟，不論是讀書還是作文，選材都要精嚴，只有求深求通，有所創造，才能真正體現價值。還是依據興趣而隨意涉獵瀏覽，無法精讀深研，結果只能是泛泛無歸。

所以，歐陽修一直秉持讀書為文、貴以精專的嚴謹學風。他在《答吳秀才書》中說：「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認為文章的語言難以精妙而出神入化，卻很容易讓作者自滿，世間的讀書人往往耽溺其中，只要稍有成就，就以為自己的學問已經足夠用了。還有人淡視世事，認為只有寫文章才是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其餘的一切都是漠不關心。這就是為甚麼在文字創作上真正成功的人很少的原因。

歐陽修說，孟子為了義理之學，一生奔波勞碌，荀子也是到了晚年才有著作問世，至於揚雄、王通這些人的作品，乃是模仿前人的語言而作，沒有自己的創新，這就是學力不夠卻又勉強為文著述的例子。其意在強調，讀書必須精研深讀，徹底掌握，只有積累了深厚的學養，不論是敘事說理，還是有為而作，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黃庭堅的岳父孫莘老曾經向歐陽修請教，怎樣才能增進學識。歐陽修說：「此無他，惟勤讀書，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歐陽修根據自己的經驗，把勤讀和多寫總結為增進學識的最佳方法，同時指出，寫作時不要有一心勝過他人的想法，這樣的心態，很難有成功者。只要平時多讀多寫，久了，自然就會發現自己文章中的不足，由此獲得提高。

歐陽修的讀書之道，就在於「精專」二字，若遇自己不懂的問題，則不恥下問，虛心向他人請教，並不要求自己做一個博聞強記、無事不曉的通人達才。這是他根據自身需要而制訂的讀書策略，同時也是他在古文、史學、詩詞等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主要原因。

古今講台

吳羊璧

買單·搞定

還是想談談近日在電視上見到的字句，覺得有些難定是非。

想說說「買單」與「搞定」。這都是廣東話，不過現在已經常常運用在普通話中了。

普通話是遍及全國運用的語言，廣東話是地域性的語言。也是外省人不容易聽得懂的方言，不過說廣東話的地域相當大。可能因為接觸交流的頻繁，有些廣東語彙就被吸收到普通話中去了。

這是好事，吸收到好的語彙，普通話本身也因此而不斷豐富起來。

不過，有時對地域語言的吸收，可能不盡貼切，有時是一種有趣的誤解。

「買單」就是有趣誤解的一例。

廣東話中，有個常用的「埋」字，用時多是加強一點語氣。比方說，「我同你去」，說廣東話時常常加個埋字，「我同埋你去」。其實意思都差不多。

在這裡，「埋」字有「一起」的意思。

「埋」字還常常這樣用，如：「埋去」、「埋來」，這是「靠近去」、「靠過來」的意思。

「埋單」就是結賬時要侍應人員把單子拿過來的意思。

有趣的是「埋單」（用廣東話讀）的音，與普通話的「買單」是很接近的。因此，說普通話「買單」，就像是說廣東話「埋單」。但是說普通話的朋友不明白廣東話埋單「把單拿來。」的原意，就理解為「買單」。這也很符合情況，你把賬單拿來，我付了賬，單子是我的，這不是我「買」了「單」嗎？

好在，不管怎樣理解，都不會弄錯到哪裡去，不就是說付賬的一個過程嗎？「埋」也好，「買」也好，都是辦了同一件事。行了，就這樣繼續「買」「埋」下去吧。

「搞定」則在語音上「定」與廣東話的「掂」，有較大的出入。

廣東話原話是「搞掂」。這個「掂」與普通話的

「定」相似「又頗不同。不同的先是讀音，又像，又不像。」

廣東話中，有好些字，音尾是合口的。即字音的結尾是「M」或「P」。普通話中，沒有這樣合口（字音尾）的發音，要求外省人讀廣東音說廣東話，這是一個難點，難為他們了。

你試請一位習慣說普通話的朋友，用廣東話讀「十」，他們往往讀成「實」。「實」字音尾不合口，（用普通話或廣東話都不合口），但是「十」的廣東音是要把口合起來，才完成這個讀音。

查查字典，「十」的普通話是shi，廣東話是Sep，P是要合口的。（商務新詞典）。

「三」字也類似，普通話是San，廣東話是Sam，你要一位外省人讀「三十」，往往不能一說就準，因為他們一下子都合不了口。讀出來的音類似「山實」。

「搞掂」的「掂」，廣東話讀音也與普通話「定」相似，但是普通話的「定」不合口，廣東話的「掂」合口。所以「搞定」讀音不同「搞掂」。

兩者都是把事情辦妥當了的意思。不過廣東話中的「掂」，意思要廣泛一些。你可以問：「搞掂未？」甚至只說「掂未？」（辦妥了沒有），但是用普通話說「搞定了沒有？」就很明顯是廣東話的味道。

詩情畫意

春華

辛亥革命百年祭

武昌首義一槍奇，
扯下黃龍舉義旗。
末代帝皇終告退，
自由平等蔭蒼黎。
創新共和正朝曦，
封建帝鄉破滅時。
國運振興多跌宕，
江山彈指百年期。

【註釋】百年前（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上七時，武昌革命黨人打響了武裝起義第一槍，經過整夜血戰，到十一日拂曉，攻克清廷湖廣總督署，光復武昌。起義軍扯下黃龍旗，將代表革命的十八星旗高高插上蛇山之巔。

參觀孫中山紀念館

懷仁濟世出醫珍，
敢想維新主義真。
矢志倒皇為救國，
中華革命大功臣。
奔波海外瀟風塵，
蒙難倫敦險斷魂。
傳奇一生宜景仰，
千秋華夏一完人。

【註釋】孫中山由一位立志懸壺濟世的香港西醫學院學生搖身一變為矢志救國的革命家，其革命思想植根於香港。孫中山紀念館是由百年樓齡的甘棠第修繕而成。

人文世相

蒲繼剛

「衛星」的謊言是怎樣吹上天的

賈似道是何許人也？賈似道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宰相。是一個不學無術，溜鬚拍馬，靠裙帶關係（其姐姐為當朝皇帝宋理宗的貴妃），當上宰相的潑皮無賴。

中國歷史上的潑皮無賴很多，但一個潑皮無賴能當上宰相，且不多見。除了靠裙帶關係外，賈似道還靠一個個彌天大謊，靠一個個吹上天的「衛星」謊言，做到了宰相的地位，且歷經十幾年而不衰。這就讓人感到驚奇了。

我們先講講賈似道吹上天的第一個大「衛星」：

據史載：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二月，蒙古軍會師合圍了合州（今四川合川），七月，蒙古軍統帥蒙哥病死在釣魚山。九月，蒙哥的弟弟忽必烈進圍鄂州（今湖北武昌），並準備進攻南宋都城臨安。這時，宋理宗萬分慌張，急忙命令諸路兵馬出兵禦敵，並派賈似道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份屯兵漢陽（今湖北漢陽），以支援鄂州。十一月，蒙古軍大舉進攻鄂州城，城中死傷達一萬三千人。這時，宋將高澤率領援兵力敵蒙古軍，加強了鄂州防守。左丞相吳潛根據軍事需要，命賈似道移防鄂州下游軍事要衝黃州（今湖北黃岡）。賈似道沒有一點軍事才能，只是個十分怕死的膽小鬼。他在移防黃州途中，聽說前軍遭遇蒙古兵，就嚇得手足無措，連聲「死了」、「死了」！後來他發現來的只是南宋叛將儲再興帶領的一支老弱殘兵，這才又神氣起來。當忽必烈一面急攻鄂州，一面揚言要向臨安進軍之時，賈似道萬分驚恐，就

秘密派遣宋京去向蒙古人求和，提出的條件是：「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各二十萬。」蒙古軍拒絕議和。正在這時，合州守將王堅派人前來向賈似道報告蒙哥的死訊，在這種蒙古軍內部人心動搖的形勢下，賈似道本應伺機反擊，可是他卻再次派宋京前去求和，忽必烈本來準備撤軍回蒙古去爭奪汗位，他見賈似道求和心切，就乘機答應了議和條件，放心地率領主力軍回北方去了。賈似道見蒙古軍主力已撤走，就出動大軍攔截了「一百七十名殿後的蒙古兵，製造出一個「鄂州大捷」，然後隱瞞向蒙古人求和答應納幣之事。昏庸的宋理宗對前線實況一無所知，他在接到賈似道的捷報後，十分感激賈似道為「再造宋室江山」立下了大功。他下詔褒獎，命賈似道入朝陛見，同時令滿朝文武百官去京郊迎接慰勞。

至此，被賈似道吹上天的第一個大「衛星」，就這樣成功地放飛了。自從所謂「鄂州大捷」之後，宋理宗很快就忘掉了國難，又沉溺於醉生夢死的荒淫生活中。而嘗到了放「衛星」甜頭的賈似道，撒起彌天大謊來，更加有恃無恐。後來，蒙古大軍圍困襄陽城多年。有一天，繼位的宋度宗問賈似道：「襄陽被圍已三年，怎麼辦？」賈似道扯謊道：「北兵已退，陛下從何處聽得此言？」度宗告訴他是聽一個宮女講的，賈似道立即處死了那個宮女。自此，不管前線情況多麼吃緊，誰也不敢透露半點真實消息，因為講一點點可憐的真話，竟然要付出生命的代價，誰再敢說真



賈似道 網上圖片

話？！那個被處死的宮女，讓大家都知道說真話是多麼可怕，要付出怎樣的代價！為了掩飾，賈似道不斷對皇帝欺騙，最後謊言越扯越大，他甚至扣押了元朝使者，以封鎖消息。一個潑皮無賴，一個不學無術的地痞流氓，靠一個個彌天大謊，竟然做了十幾年的宰相！說起來真是荒唐、可笑。是甚麼力量能使賈似道在權力之路走上這麼久？這麼遠？而最終讓賈似道斷送了南宋最後的江山。為甚麼謊言這麼久不被戳破？為甚麼謊言能夠吹上天？為甚麼沒有人來監督、戳穿賈似道之流？依我看，那吹上天的「衛星」謊言是那個時代的需要，是政權的需要，是統治集團特殊利益的需要。統治集團為了欺騙百姓，不惜蒙蔽真相，以延續自己反動、腐朽的政權。耽於享樂，荒淫無恥的宋理宗、宋度宗，哪一個不是忘掉國難，沉溺於及時行樂、醉生夢死中的昏君、暴君呢？

歷史是殘酷的，歷史又是可悲的，可悲的是賈似道之流在中國的歷史中從來沒有斷絕過，而被他們吹上天的「衛星」謊言一直飄蕩在中國歷史的天空中，給國家，給民族帶來無盡的災難。